



偶在论谱系

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

张志扬◎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偶在论谱系

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

张志扬◎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圣经·约伯记》

目 录



序 曲

主 题

临界：阴影之谷

第一章 惊讶：作为开端“存在”之“二重性” 013

第一节 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作为相互牵引的裂隙之用 016

第二节 赫拉克利特箴言：自始至终在涌现中的隐匿 028

第三节 巴门尼德箴言：作为解蔽中自行遮蔽的二重性展开 039

附录 巴门尼德“存在” 052

第二章 怀疑：在“绝对”与“虚无”之间摇摆 060

第四节 一切皆变：不能言说、不能传达 067

第五节 人是万物的尺度——启蒙的顶点与没落 063

附录 强力意志是万物尺度的最高体现 067

第三章 智慧：“地、天、神、人”之临界 084

第六节 斯芬克斯之谜的苏格拉底回答 085

附释一 “光”与“死”——两希精神的原始意象 086

附释二 西方神对人的咒符 089

第四章 惊醒：形而上学掩盖“裂隙”的奠基 096

第七节 柏拉图“本相”——“是”的区分 096

第八节 亚里士多德“实体”——成为“主词” 108

第五章 “通天塔”：目的的虚幻与手段的落实 121

第九节 “是什么”——希腊理性的“善”、“技艺”与
现代科技的逻辑根源 122

附释 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 135

第六章 划界：逻辑与罪 143

第十节 维特根斯坦哲学划界：逻辑与罪 143

附释 语义生成：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 158

展 开

个案：偶在论分析

第七章 偶在范畴 177

第十一节 偶在论——仍是一个未思的领域 177

第十二节 卢曼的现象学方法：偶在论的模态演化 212

第十三节 偶在论的检测与防御 229

第八章 偶在现象 259

第十四节 从“精神现象学”到“意识现象学” 259

第十五节 德法之争对形而上学奠基之裂隙的指涉 276

第十六节 日本西学之鉴：东方艺术与西方概念相遇 290

第十七节 迷途问津——三大根源幻象 308

第十八节 大地、冥府、技艺：希腊悲剧的阴影之谷 316

第十九节 解释学分类及其他 335

附录 “俄狄浦斯的眼睛”和“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
——读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两种解释 348

尾 声

第九章 悬置与回归 359

第二十节 悬置 偶在论与中国现代哲学 359

第二十一节 回归 道：秩序与句式——读道经二十八章 364

落 幕

启蒙：落日前的凭吊

——为“五四”九十周年而作 385

后 记 394



序 曲



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偶在论“谱系史”，甚至连粗线条的“谱系史”勾勒都没有做到，它顶多只能算作某个阶段性的如希腊时期的偶在论“谱系探源”，再加以近现代的若干偶在论“个案分析”，或许能达到“以斑见豹”的偶在论“谱系学”示范。

为什么又让这个偶在论谱系“一斑”侧重于窥见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

这当然是一个隐喻的说法，但它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主要是针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来自诩的“光照的①清晰”和“奠基的完整”。

也就是说，偶在论谱系不单纯是揭示它们普照的意识形态幻象，尤其显示其隐藏的奠基之裂隙。前者是说“光”遮蔽黑暗，后者是说“同一”掩盖裂隙——由此标示“阴影之谷”。

本书目的仅在于此。

这项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写《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之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得“语言两不性”：

语言既不能证明形而上学本体存在，也不能证明形而上学本体不存在。

语言对形而上学的“两不性”，是语言二重性特质（“有-无”、“显-隐”、“说-示”）的“界面”标志，它使我对（M）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同一、（W）反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以及（M-W）两极间“非此即彼”的摇摆，获得了批判性的理解。一部西方哲学史表明，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形而上学家们，以至后海德格尔时期的现代、后现代哲学家们，除海德格尔和少数临界思想家外，他们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两极摆动，使本体论同一和虚无主义这表面的两极化成为西方哲学史的主流。而处在“临界状态”的思想家及其关注的“临界思想”，则被主流掩盖着或边缘化。

① 本书黑体字是作者为表示强调所用，以下不再注明。



此种眼光得益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他的“存在论差异”(“本体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是其最初的切入口,他的“形而上学史乃存在遗忘史”是其指导线索,再跟着海德格尔的“回归步伐”一直追溯到前苏格拉底作为“被遗忘的存在史”之开端的裂隙与隐匿。所以海德格尔哲学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如果在当今世界的诸神时代,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好比巨人阿基里斯,那么,海德格尔哲学实在可以叫做“阿基里斯之踵”(我袭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译法)。比喻仅对我有效。海德格尔未必把“存在论差异”看作“阿基里斯之踵”。即便这样看了,海德格尔对待“阿基里斯之踵”的态度也只是为了救渡或唤醒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这和我对“阿基里斯之踵”的态度完全不同,比如在取向上,他仍在“走进”,“带到边缘”也是进入内的边缘,而我根本是要“走出”——这恰恰是要更深地进入使奠基之裂隙获得“悖论式偶在”的不可让渡性才能获得的。正是对“阿基里斯之踵”的进入和走出,不仅可以看穿西方据以自傲的形而上学史不过是意识形态史,而且还能更深地临界被西方哲学史掩盖着的“阴影之谷”——裂隙与深渊。

何谓“形而上学史不过是意识形态史”?

“意识形态”,马克思根据黑格尔哲学和哲学史总结出两个特征:一是“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的“伪科学性”,二是“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权力性”。后者乃前者的根本目的。所以马克思早已洞察了哲学或经济学的本质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经济学”。

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假象本质是一回事,能否克服是另一回事。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大多数哲学家总是“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例如,指出这个现象的黑格尔,明明说了“西方哲学史”是一个“堆满头盖骨的战场”,可他自己并没有避免把自己的头盖骨也让别人砍放在了战场上;还有,马克思说了那么多黑格尔左中右派的“德意志思想”都是“意识形态”,如上所述,偏偏自己假“空想变科学”之名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意识形态”;还有,尼采最清醒地把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主流思想叫做“柏拉图主义即颠倒的虚无主义”,而自己终究还是玩起把虚无之上的“权力意志”变成向新神“狄奥尼索斯献媚”的祭品;弗洛伊德同马克思、尼采被现代西方誉为三位“怀疑大师”,他用“无意识”或“潜意识”动摇了西方哲学理性理论的意识基础,可他转身就在“无意识”领域建构起完整的以“力比多”为中心的可意识的无意识理论。清醒者尚且如此,那些大量的不清醒者不过“自以为”而已。

如果,苏格拉底今天还在,他会轻而易举地对这些最聪明的——自以为提



供了“本体”的形而上学大哲,实施“反讽法”的。事实上,如此等等的“反讽”不绝于西方哲学史。盖因这些大哲像“布利丹驴”,没有办法走出两堆同样的“青草”——“绝对本体论同一”和“虚无主义”的两极摇摆。在他们的“自由意志”眼里,只有或只看见这两堆同样的“青草”,非此即彼,别无选择。

换句话说,他们对“被西方哲学史掩盖着的‘阴影之谷’”要么根本看不见,或者视而不见,要么把它当作不成熟、不彻底的缺欠而力图排除掉以显示自己的彻底性。几乎唯一进入阴影揭示负面亲临黄泉的可见者海德格尔,却宁愿做或不得不做浪漫的处理——谁知其中暗藏的玄机呢?悬搁至今。

何故?

这正是本书的兴趣与旨趣所在。

所有这些困难我都很清楚,但我并不胆怯;所有这些面临的强大阻力我都感到,但我并不沮丧。我凭借小小的一点猜测,作了一次冒险的旅行,而且已经看到了阴影之谷的边缘。勇于继续探索的人将亲临阴影之谷的冥泉,并以用自己的智慧之眼一睹美杜莎之头为快^①。

在读者进入阅读之前,我并不避讳几种障碍性诘难。

一、“海德格尔拐杖可靠吗?”

这个诘难的意思是说,海德格尔哲学不过是西方的一种哲学、一种看法,不能以偏概全。

对这个诘难,读者还可以在《西学中的夜行》“上篇 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找到回答。所谓“以偏概全”是求“全”、求普遍必然性;我毫无此意,相反,我只求“例外”。“全”与“例外”两种取向都可拿“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命题示范。所谓“以偏概全”是指,一个人看到一只乌鸦、或在全世界许多地方看到不计其数的乌鸦都是黑的,于是得出普遍命题“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里,乌鸦,不管是一只,还是无数只,其命题结论都叫做从经验上升一般的“以偏概全”。我求例外则不同,我只需看到一只白乌鸦就行了,就可以推翻“天下乌鸦一般黑”命题的普遍性。所以,我看到一只白乌鸦就可以断言:“天下乌鸦都不

^① 仿康德《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前言”句,文中“新大陆”换成了“阴影之谷”,“将登上这个新大陆”换成了“将亲临阴影之谷的冥泉”,“并以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它为快”换成了“并以用自己的智慧之眼一睹美杜莎之头为快”。



是黑的。”

[顺便插一句,“天下乌鸦一般黑”,按维特根斯坦“说”与“显示”的区分,“天下乌鸦一般黑”(“凡乌鸦皆黑”),不管偏或全,只能是“可说的”,但进入日常俗语的讽喻意义“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就是那么回事”),则是只能“显示的”。由此可以引申,“阿基里斯之踵”在海德格尔那里充其量是只能“可说的”,而在我这里却有着多得多的“显示”意义,这恐怕是海德格尔始料未及甚至出乎意外的。这也是我和海德格尔的不同之处。]①

同样道理,相对于整个西方哲学史而言,海德格尔哲学就是一只白乌鸦。所以只需要有一个海德格尔“存在”,我就可以断言:“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同一”不是普遍必然的,或至少在专名的意义上如“某某主义”是不能成立的或根本虚假的。当然,我还有更谨慎的表达:我不断定它有,也不断定它没有。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我都没有错。事实上,它俯拾皆是而远非“例外”求证(“当且仅当”以求限制性普遍者,根本不属此列)。

不仅如此。

一百多年来,所谓“西学东渐”到中国的西方哲学有这样三种分类法:

(1) **按哲学史分类:** 本体论哲学、主体论或认识论哲学、语言哲学(又分欧陆语言哲学和英美语言哲学)。这一形式分类今天成为国内大学西方哲学教育与研究的主体。

(2) **按技术原则分类:** 科学(分析)哲学,其他人文哲学。这个以“确定性”为标准尺度的高阶形式分类,在国内大学西方哲学教育与研究中占有越来越强势的地位。

(3) **按启蒙原则分类:** 以启蒙进化论为轴心或尺度的哲学与哲学史,不以启蒙进化论为轴心或尺度的哲学与哲学史。在启蒙进化论看来,后者显然是要被前者进化掉的,所以,(1)和(2)的分类法完全可以纳入并贯穿着本质性的启蒙进化论原则;另类的非启蒙哲学,需要有另类眼光,才能作为审视诊断现代哲学病症的古典经学维度,但它仍在暧昧不明中。这个分类法只以残缺的前半段的本质性立场进入现行教育研究体制,后半段早已排除在人们的常识意识之外,或仅仅在很小的范围内尝试着。

我无意评价三种分类法。宁愿更中立地说,三种分类法都是可描述的,或都有可描述的实用价值。前两种加第三种前者肯定能用取得的事实性成果证

① 本书方括号内楷体字皆系作者插语,以下不再注明。



明自己的优越性(经验枚举法归根结底无效)。但我仍然要说,第三种的晦暗部分也绝非消极得无所作为。

如果三种分类法中只贯穿着启蒙进化论原则而排斥后者,那么,一百多年来的“西学东渐”就应该立为“金科玉律、万世师表”了。它看起来非常符合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因为我们的经验正是以它先行的方式教育推行出来的。

启蒙思想的核心就是科学进化论、历史必然性。而西方哲学史早已把科学进化论、历史必然性看作是自身演绎的结果,因而成为西方当然的专利。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西马”)把它看作“人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成也好,败也好,西方都会看成“历史的终结”(两种“历史终结法”:“红与黑”即“马克思的”与“福山的”)而永恒。于是更证明了启蒙以来推行的看法:“凡西学皆普遍必然即为世界性、现代性,凡非西学皆特殊偶然即为民族性、传统性”。历史真理如此,任何“回头路”即“回归本土”,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是反动的、退化的、舍本逐末的。

然而,事实上它是假的。如前所述,形而上学即意识形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启蒙”的启蒙:

还原西方的世界性为民族性,即还原西方的一神为诸神。

唯其如此,非西方世界同西方世界的独立互补的平等对话,才是可能的,而不是“我抗争,你施舍”的“主奴辩证法”,不是“我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你说吧,说错了没关系”的“尖头们”!

跪惯了的人站不起来。意志虽已具备,能力尚属阙如。何况人们心中还隐伏着下一个问题。

二、“即便你能否证西学是世界唯一的,但你不能否证它是世界最好的、最强的。”

“最好的”与“最强的”不是同一逻辑层次的概念。

“最好的”所以是“最好的”,它根据着“唯一的”,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所以,“最好的”仍是一种“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明要利暗要名。

“最强的”只问结果,我能打败你,征服你,这就是证明:“结果好一切都好。”成吉思汗曾经让欧洲认识到何谓“最强的”。恺撒、拿破仑都曾经是“最强的”,他们的确都取得了某种结果,似乎一切都好,但谁又能“好到最后”呢?终有一死者“强”不到最后。最后,他们都成了“打去黄的空蛋壳”!



于是,尼采把西方形而上学推到极端——话说绝了:

没有上帝,没有本体,一切都是虚无,正因为如此,唯“强力意志”(“权力意志”)在虚无之上跳超人之舞、重估一切价值、永恒轮回。所以,从虚无中取出来的就是先行塞进去的。但只有西方人能够如此塞入-取出。

不管尼采怎么骂上帝、骂人性,西方人归根到底承认他是西方的先哲,盖缘如此:做“最强的”,除此都是废话。可惜,尼采遭到了自身的反讽。要不他永远不会输。

有死者只需要一时的成功,“最强的”其实就是西方形而上学即意识形态的“目的”——全世界的当权者都懂,而且都“效法乎上”,尽管只能“得乎其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最强的”让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手段”成为主宰,今天就是“技术”主宰世界。

我曾经在课堂上讲了这样一个比喻——“通天塔”:

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地裂”的图(∩ ∪),然后在上面人为地用“奠基”(⊥)掩盖起来,好像根本没有这种“地裂”一样。不仅如此,后来的人接着还要在掩盖的“奠基”上盖起了“通天塔”。盖一次倒一次,盖一次倒一次,重复无数次。

人类之所以不断地重复建造“通天塔”的工作,因为他们相信每次“通天塔”倒掉,不是“通天塔”根本盖不成,而是责怪前人盖“通天塔”的技术不到位,因此,后人不断把技术锻炼得精益求精,既寻找掩盖更牢实的“奠基”,又寻找建造更结实的“方法”,当然最后结果还是倒掉了。

开始有人怀疑甚至揭穿“奠基”,以显现下面的“地裂”,即便如此,仍破除不了建造“通天塔”的迷梦。

有的人干脆说,“地裂”本来如此,要不无所作为而陷入虚无(虚无的“粗鲁解释”),要不唯其如此才需要“奠基”掩盖起来为了建造“通天塔”——这无非是人类自己的需要——不要“永恒的”,但要“最好的”,即“最强的”(虚无的“精致解释”,尼采为其最)。

倒掉尽管还是倒掉了,但毕竟获得了越盖越高的本领,而且这本领做什么事都成,人终于建立了人自己的世界。至于“通天塔”将来盖成盖不成,已经不重要了。

可归结的建造程序如下:

(1) 用虚构的“奠基”掩盖地裂——所谓形而上学本体。



(2) 宣称目的是建造“通天塔”——所谓形而上学体系。

(3) 完善手段即建构逻辑以实施——所谓形而上学方法。

(4) 结果,“通天塔”倒掉了,没有不倒掉的。

(5) 但是,毕竟可建造了一定程度精致的实用塔。

这个比喻旨在说明:

在“通天塔”的建造与毁坏中,实际的技术能力获得了积累与增长,它不断地实践着“知识即力量”(手段)以完成着“知识即功利”(目的)。也就是说,实际过程中,“人义论”的“强力意志”愈来愈成为功利目的的主宰。

应该注意其中的分离:没有通天塔的终极指引,方法论的完善化追求则不可能实行——这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天职;而实际上坐收渔人之利的是政治家,对于他们来说,“终极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赢得过程目的才是一切”,换句话说,“唯一的”并不重要,“最强的”才是一切。西方“真理观”及其“方法论”在世俗化完成的意义上,建立的只是政治家的“手段王国”,它最终反过来钳制着哲学家和科学家使其不能自拔。或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类已经嵌入了“技术”这没有主体的主体的“座架”。如何不被技术座架这没有主体的主体所支配,西方的形而上学被证明是无能的,因为后者本身就是前者的原因。

如果人类不被毁灭,它就应该从自身的灾难或苦难中学习“超越形而上学”的智慧——“极高明而道中庸”——关键在如何“极高明”?

这已经超出了西方现行的形而上学智能范围。

三、“海德格尔‘存在遗忘史’的目的与意义和你的‘偶在论谱系’的目的与意义是否一致?”

这个问题上面已经做了回答。有耐心的读者也可以去自行判断。

四、“凭什么相信你?”

我懂这个诘难在说得出的后面全部说不出的意义显示。

20 世纪 70 年代,我已经开始用同样的话问西方形而上学及其本体论同一:“凭什么相信你?”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用同样的话问暴热起来的后现代主义:

“凭什么相信你?”

21 世纪初,我用同样的话对引进的施特劳斯说:“凭什么相信你?”

一种思想的诞生或出现,如果它是思想,它根本就不是要你相信,而是要你思索。正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面对西方各种主义抱惯了“相信”的态度,才造成中国的无思状态。

“凭什么相信你?”

“我等着你拿思想来。”

偶

在

论

谱

系



2008 年 4 月 14 日初稿

2008 年 7 月 27 日修改



主 题

临界：阴影之谷